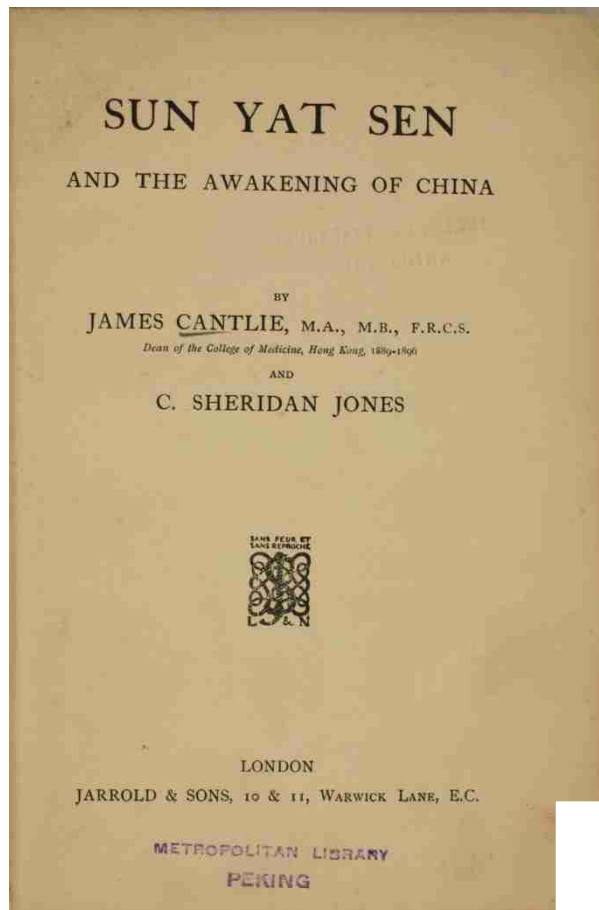


© 埃德温·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



康德黎《孙逸仙和中国的觉醒》©

## 馆藏西文善本中的辛亥革命史料

古籍馆 徐亚娟 彭福英

本次展览中的一些有关辛亥革命的外文书籍属于馆藏西文善本，均由西方记者、学者撰写。这些文献直观展现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从而为认识辛亥革命的意义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视角。

### 埃德温·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军人、战地记者、摄影师、商人和探险家大量涌入中国，有关中国，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的著述越来越多。他们的记述不厌其详，且客观冷静，秉公直书，留下了大量的现场报道和战事图片、文字资料，为今人探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史料。这些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视角也迥异于国人。

《辛亥革命目击记》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介绍了1911年10月发生在中国武昌、汉口和汉阳这段人所共知的革命历史。其中大量涉及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的新信息和导致当时风起云涌形势的新事件，都深具历史价值。

埃德温·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 1881-1972），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英国传教士、记者、作家、精神意念疗法（Mentalphysics）的创始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1909年3月来到中国，取中文名丁乐梅。他长期在中国传教，熟悉中国社会，先后被聘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和上海英文《大陆报》（*China Press*）的记者，撰写了不少文章，将中国国内情况介绍给西方世界，其中包括《徒步穿越中国》（*Across China on Foot*）、《中国新图志》（*The New Map of China*）等。1917年他返回英格兰，将其在华经历整理成书出版。

武昌起义时，丁格尔正住在汉口，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作为《大陆报》的特派员，他从事战地采访，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是第一个在辛亥革命爆发初期（1911年11月20日）在武昌采访到新任都督黎元洪的西方记者。南北议和期间，他又到上海、南京等地活动，以传教士的身份，接触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采访到许多幕后新闻，对辛亥革命这一事件以及当事人，都有着独到的见解。1912年4月，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十几天后，丁格尔以最快的速度写成《辛亥革命目击记》一书，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伦敦、纽约也同时发行。

这是西方关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第一本书。作者或以亲身经历，或以亲自访问获得的资

对武昌起义的历史提供了具体的内容。书中内容反映了革命党人的精神风貌。丁格尔在前线采访时，发现革命军指挥部内一派繁忙，人来人往，所有的人都“将热情倾注在自己所做的事上，没有人在浪费时间”。他观察到革命军的士兵相当的勇敢与乐观，虽然，革命军在装备与训练上远逊于清兵，但他们士气高昂。而清朝军队的士气却十分消沉，“清军军官为防止士兵倒戈，冲锋时排出了这样的阵式：来自河南等地的新军在前，满族士兵在后，‘河南兵既不能放下武器，也不能后撤——即使他们非常愿意。加入革命军的企图会遭到满洲人的射击’”。在汉口大火中，“民宅店铺化为灰烬，清军则在趁火打劫，对纵横街道的尸首弃之不理，或投入大火，以致大火后城市中弥漫着烧焦的人肉气味”。

丁格尔在书中还专辟一章，对当时的显要人物——袁世凯进行介绍。他认为袁世凯力图改革、治军有方，为改革提供了保障。对于袁世凯镇压义和团运动、袒护外国人的行径，丁格尔更是大加赞赏，认为他得到了“设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馆里的外交官们以及整个文明世界的尊敬”。

作为一个久居中国的外国驻华记者，丁格尔对辛亥革命，对袁世凯等时政要人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希望中国能在袁世凯的领导下，重振东方大国的魅力。虽然他没能预测中国后来的走向，也没能预测袁世凯后来的所作所为，但是丁格尔的评价大体反映了当时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和对袁世凯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评价的另一视野和角度。

### 弗里德里克·麦考密克《中华民国》

弗里德里克·麦考密克（Frederick McCormick, 1870—1951），美国著名记者。生于密苏里州的布鲁克菲尔德。1900年作为《哈勃周刊》（*Harper's Weekly*）的记者来华，亲历了义和团运动；尔后，他又作为美联社的特派记者，赴日俄战争、辛亥革命等东亚战争现场进行战地报道。麦考密克在华十余年，对中国颇有了解和研究。1922年回国后，主要从事媒体工作，曾任广播电台东亚事务专栏的评论员。主要著作有：《中华民国》（*The Flowery Republic*）、《日本的威胁》（*The Menace of Japan*）、《俄国在亚太地区的悲剧》（*The Tragedy of Russia in Pacific Asia*）、《中国古迹》（*China's Monuments*）等。

《中华民国》开篇为1838—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大事简记。正文共分42章，前5章按照作者辛亥革命后，从哈尔滨辗转到山海关、天津，后至北京的游历路线，主要描述和分析了东北和华北的局势；从第6章至第23章，作者集中笔力重点描绘了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从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汉阳之役，到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爆发的起义，中间穿插了清政府对革命的反应；第24章至第42章，主要记述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列强对中华民国的态度、清帝逊位以及袁世凯就任总统等事件。书后附录为详细的辛亥革命大事记。麦考密克按照时间顺序，以接近于日记的形

记述了从1911年8月开始的四川保路运动到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和临时政府北迁的过程，全面而又详尽。

值得说明的是，孙中山和袁世凯在书中出现得比较晚，但其形象非常饱满丰富，令人印象深刻。在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作者尤为关注的是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列强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当写到孙中山领导的临时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严重财政紧迫状况时，书中还收录了1912年初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他与孙中山谈话的内容。在谈话中孙中山要求美国承认并支持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作者说：“假如中国能表现出治理自己的能力，以它内部分歧的解决来保障外国人的利益，外国的承认是无问题的。”

作者撰写《中华民国》一书时，已在华12年，对中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能够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如在考察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状况时，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拥护进步的革命派，百分之七十的人还是比较保守的。这些人都满足于封建王朝的统治。麦考密克因而推断保守派会发动一场旨在复辟封建王朝的斗争，中国将陷入一个政治混乱的局面。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则证实了其推断。在麦考密克眼中，当时的中国虽然有一批已经觉醒的革命派领导人，而更多的是生活在无政府管理下的普通穷苦百姓。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面临的就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局面。列强已经深入中国，控制了中国的海关、铁路等。中国人要想自强自立，必要先反对列强，摆脱列强的控制，然后才能有所出路。麦考密克满怀忧虑地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对中华民国的成立也抱着比较消极的态度，“革命就像一阵风暴，激打水面，浪花四起，然而它并不能搅乱中国生活的深流”。

本书图文并茂，插图既有来自作者的摄影，亦有当时中国一些媒体的讽刺漫画。其中有两幅漫画来自《人权报》副刊。《人权报》1911年3月1日创刊，以“唤起民族思想”为宗旨，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广州的重要言论机关之一。其副刊称《人权报谐部》，有针针见血（杂文）、小说等栏目，亦有一些讽刺漫画来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现象。

画一中，一艘“行政机关”号无舵之舟，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随风颠簸，而船上着官服者却唯以美人为慰，全然不顾垂死的溺水者，作者借此来影射当时政府官员不务正业、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境况。画二左以一肥一瘦官民的对比，来讽刺清政府官员鱼肉百姓，中饱私囊，人民则饱受剥削之现状；右则以笼中的清政府官员来反映当时清政府在外交上被动挨打的局面。

民国时期是美国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萌芽阶段”。所有出版物大体上是以回忆、访问为主。而麦考密克作为当时美国的特派记者，能够亲临革命现场，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同时，作者也参阅了《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泰晤士报》（*The London Times*）等中外各大报纸，除此之外著名汉学家卫理（Edward T. William）和美驻华使馆参赞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

其所用的汉学文献翻译也提供了帮助。大量第一手材料的运用、生动有趣的文笔以及作者个人独到的见解，使《中华民国》成为这个阶段美国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代表性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 康德黎《孙逸仙与中国的觉醒》

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ne, 1851—1926），英国人，孙中山的英文老师。毕业于阿尔伯特大学，曾为伦敦外科名医。1885—1896年任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在该院执教将近十年，为中国培养了不少西医人才。孙中山先生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因品学兼优备受器重。康德黎学识渊博，待人诚恳，教学认真有方。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康德黎不辞劳苦，多次前往协助孙中山为病人施行外科割治手术。回国后，任伦敦市议会顾问医师。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遭清使馆绑架，康德黎全力营救，终于使孙中山安全脱险，从此两人关系益加密切。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康德黎大喜，特著《孙逸仙与中国的觉醒》一书，称誉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及其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建设新中国的步骤等。

在该书前言中，康德黎表露了自己的写作初衷主要源于出版商的盛情邀请，希望他执笔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做一描述。无奈他自信不足，时间也不充裕，此事直到伦敦贾罗尔德出版社（Jarrold & Sons）承诺谢里丹·琼斯可以协助写作，康德黎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康德黎非常谦逊，他坦陈自己只是提供了孙中山生平、性格等相关素材并介绍他的革命事迹，其精彩华章均归功于琼斯的创作。

全书共十章，附48幅插图。书中第二章：“孙中山——伟人和事业”（*Sun Yat Sen: The Man and his Work*）详细描述了康德黎营救“伦敦被难”的孙中山这一事迹。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在广州失败后，清朝政府遂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并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清使馆发电，悬赏一千两花红银缉拿孙中山。可孙中山毫不畏惧，继续在海内外从事革命活动。1896年9月30日到达伦敦，随即拜见康德黎。其时，清政府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并令驻英使馆不惜一切代价捉拿。10月11日，孙中山不幸被诱捕。清使馆准备将其秘密送回中国枪毙。孙中山将其被囚之事写在纸片上，托清洁工秘密带给康德黎求救。

书中详细记述了康德黎获得消息的那一幕：“1896年10月17日晚11点半左右，门铃一响，我便翻身下床，但门外没有人，我捡起一封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信，上面写着：你的一位朋友自上星期六被关在中国使馆里，使馆打算将其运回华处以死刑。你的朋友遭难，实属可怜，如不急起营救，必死无疑。这封信我不敢自具真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如果你想救他，动作要快，否则迟也。”获信后，康德黎的妻子梅布尔就直奔孙中山下榻的葛兰旅店，她想到那里可能有些东西对孙中山不利。她将一些

集起来付之一炬，其中有孙中山和朋友、同志的来往通信，有联系地址和通讯密码。这样既保护了孙中山，又保护了其他可能涉及的人。康德黎马上赶到哈兰区3号，向中国公使馆参赞马凯尼求助。马未在家，他转身又到当地警署去报告，但值班警官回答说这事他们无能为力。第二天康德黎又偕同孟生博士报告英国外交部，又无结果。康德黎心急如焚，他雇请了私家侦探在使馆门外日夜监视，以防使馆将孙中山转移。19日按外交部通知具文报告孙中山被绑架情况。22日又在英国《全球报》（*Globe*）上披露了孙中山蒙难的消息，各报转载，伦敦民众闻知大哗，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英国政府被迫于22日向清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释放私捕人犯。23日，清使馆被迫释放孙中山。孙中山对康德黎的营救“不禁感极而泣”，此后康德黎与孙中山一直维持深情厚谊。

书中摘录了一封1912年3月3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孙中山致康德黎夫妇的信。信中提及孙中山在革命完成之后，希望辞去大总统一职，由袁世凯改任。在另一封信件中，孙中山曾提到：“当我从现在的地位回顾以往的艰辛与苦斗，念及你们始终不渝、令人难忘的盛情厚谊，使我更加感激你们。”1919年孙中山著英文《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一书，亲自题词，特在扉页注明：“谨以此书敬献给曾赋予我生命的尊敬的师长和挚友詹姆斯·康德黎爵士夫妇。”

康德黎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与孙中山25载相遇与相识的历程，对孙中山作出很高的评价：“在对孙中山作描述时，我知道我在刻画这个非凡人物这点上是完全失败的。我对他的推崇可能歪曲我的判断，使我的笔限于大过狭窄的方面。但愿在这方面没有出错。我已抑制而不是夸大自己对他的感情。我从未见过孙逸仙那样的人。如果要我举出我所知的最完美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孙逸仙。他总是我们家里最受欢迎的来宾，孩子们和仆人对他都都很尊敬。他态度和蔼，谦谦有礼，常为他人着想，谈吐风趣，风度怡人，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方式将人吸引到他这一边。这令我想到他是奉献给他所从事的事业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1925年，孙中山病逝，康德黎拖着年迈的身体，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报告孙中山生平事迹，声泪俱下。次年，康德黎因病不幸逝于英国，享年75岁。

康德黎与孙中山，相遇相知，相扶相助，几十年风雨相伴。而今我们可以穿越时空，重温他们亦师亦友的传世佳话，着实要感谢康氏之作。

### 参考文献:

（英）立德著，王成东、刘浩译：《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

沈弘：《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5月。

（美）丁魁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桂林：广西

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汤伏祥：《丁格尔眼中的袁世凯》，《寻根》2007年1期。

(英)濮兰德、贝克豪斯著，牛秋实、杨中颌译：《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美)丁魁良著，沈弘译：《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3月。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1916.

Book Notices. *The Biblical World*(14), 1914.

David Shavit.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New Books Reviewed".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98), 1913.

Neil Cantlie; George Seaver, *SIR JAMES CANTLIE, A Romance in Medicine*, London: J. Murray, [1939].

Jean Cantlie Stewart, *The Quality of Mercy: The Lives of Sir James and Lady Cantlie*, London;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83.

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

Mark Harrison, Cantlie, *Sir James (1851- 1926)*,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September 2004.